



幼兒的眼是迎向晨曦初次綻放的花朵

幼兒教我的性別

李雪菱

慈濟大學兒童發展與家庭教育學系助理教授

沒唸幼稚園的女兒在家自學，每天一邊翻故事書一邊畫畫。五歲那年某一天，她居然得到天啟式地跟媽媽說：「媽！故事裡頭，好人都長得比較漂亮，壞人都長得比較醜。」哇！成人眼裡已經看不見的國王新衣，這麼容易就被一個五歲女孩指認出來了嗎？幼兒的眼是迎向晨曦初次綻放的花朵，他們肆無忌憚地張望，是對成人世界的督察與檢視。這雙眼睛看見了童話故事作者用二元對立的畫筆與文字所勾勒出來的世界。為什麼天真嬌羞、肌膚白晰、身材纖瘦者往往是美麗的好人（尤其是女人）；而眼露心機、大膽無禮、黑色神祕、身材肥胖者通常是醜陋的壞人呢？

「哈哈！男生是國家的國王，女生是男生的老婆。」放學後，就讀小一的兒子放下書包，喜孜孜地衝著姐姐掏出這麼一句話。媽媽在一旁聽著，感受到七歲學童已有能力覺察生活日常用語中不平等的性別意涵。用第一波女性主義學者西蒙波娃的名言來翻譯，這孩子說的是：「哈哈，妳們女生是第二性，這種不公平的事情被合理化了耶！」

在我們家發出性別問題往往是受到鼓勵的。就讀小學三年級的女兒一點不覺得兒子是在取笑她的性別，順著弟弟的語尾，她接著說：「就是啊！為什麼『師父』的意思是老師或教導的人，『師母』的意思卻是師父的老婆？」媽



媽發現兩個孩子初具性別敏感度，來不及竊喜，卻聽女兒再度舉出歷史故事的例子：「還有還有，為什麼故事書裡頭，師父的學生叫『徒弟』，沒叫『徒弟妹』？」

「是啊，在文字的世界裡頭，確實有些『怪事情』。」媽媽想起女兒最近愛上《哆啦A夢》漫畫，便說：「就像《哆啦A夢》作者常常讓大雄『不小心』偷看到靜香在洗澡……」聽到靜香兩個字，女兒眼睛一亮，沒等媽媽說完，兀自爬上書櫃前的梯子，一口氣挑出五本《哆啦A夢》，她喃喃地接腔：「來來來，媽媽，妳來看！」女兒邊翻邊說：「機率很高喔，靜香不常出現，可是只要出現動不動就在洗澡，有時候一集還洗兩次咧！」

原來，不用讀女性主義理論，小一、小三的孩子已能在日常生活互動中發現性別。包括：性別的自我表達、人我關係、互動模式等等。他們用孩子的語言向大人的世界提出他們敏覺到的性別社會建構。儘管使用的是不一樣的語言，但是他們提出的卻都是絕妙好問題。關於：為什麼女性是附屬的？次

要的？是被擁有的？為什麼有的女性沒有機會接受教育？為什麼有的女性總是受到忽略？總是被限制於家戶？不能在公共領域共享社會資源？

幼兒生活世界裡的性別素材

幼兒從呱呱墜地開始耳濡目染大人世界裡的性別觀，年紀稍長，卡通影片動畫DVD更扮演教育者的角色。卡通《我們這一家》裡頭，繪者用大大的嘴厚厚的唇，以及不甚姣好的長形大頭與沒脖子的樸拙身段、呈現出完全不具魅力的「母親」形象，儘管如此，這部片子卻能提供有心的大人重新思考家庭成員究竟共同做了什麼使母親（被）長成如此樣貌。影集中，不斷複製傳統母職角色的畫面，也是值得討論的性別教材。花媽、《哆啦A夢》裡大雄的媽媽、《蠟筆小新》的媽媽、《櫻桃小丸子》的媽媽，這些女性角色除了煮飯、洗衣、嘮叨不休，還是煮飯、洗衣、嘮叨不休。那麼，卡通裡的男性角色呢？小新爸爸在上班、小丸子的爸爸在上班，那大雄爸爸呢？當然還是在上班。有時候，這些男人是下班了，



但他們多半是坐在沙發上等待吃晚餐。都二十一世紀了，高畫質的液晶螢幕裡顯示的依然是缺乏想像力的性別角色。

《美少女戰士》劇情中女女情人談戀愛、女同志家庭的畫面，多多少少能創造或滿足觀眾對多元性傾向與多元家庭的想像，但是，美少女的身形總是圍繞在上半身特別豐滿、下半身特別修長的單一樣板，不僅如此，美少女展現於外的性別氣質，不是頭髮極為短俏的陽剛女子，就是髮長及腰的陰柔女孩，這類作品依然未能掙脫觀看女體與刻板化女性角色的牢籠。

迪士尼系列亦復如是。僵化的性別氣質二元性使得米老鼠等男性角色千篇一律被化約為熱愛競爭、願受挑戰、淘氣帥氣、愛捉弄人的主動者與攻擊者；而米妮等女性角色則少不了緊守家戶、無知被動、天真浪漫，時常受捉弄的被動者與受壓迫者。即便主角是代父從軍的花木蘭，總也是唇紅齒白、身材玲瓏有緻，從頭到尾凸顯著備受瞩目的女體、犧牲奉獻的女德，與賞心悅目的女容。哪怕主角是一隻小小公獅子，他的身邊總會有一隻願

意依靠在雄壯臂膀上的母獅子，以便上演有情人終成眷屬。從東方到西方，從古代到現代，幸福的樣貌如出一轍，步入婚姻、生兒育女，幸福快樂。當孩子們看了許多類似的卡通、漫畫、故事書、影集，而漸漸成為一個大人的時候，他們對性別的理解不免要屈就於刻板化與公式化的劇情。哪管女人忘了我是誰，追求「美麗」、「賢淑」、「犧牲」的準繩才是根本前提；哪怕男人當過平民、野獸或青蛙，能蛻變成集「錢」與「權」於一身的「王子」，就是終極王道。

法國文學家修伯里的作品《小王子》改編的同名動畫影集，是脫俗的兒童文學作品。故事內容圍繞著小王子與玫瑰的愛情關係。我深愛小王子故事中充滿創意與哲思的情節，然而，在文字與動畫作品中，作者以善嫉、脆弱、無知、欲擒故縱、無法自我決定等特質描繪「女主角」玫瑰，並以「我對他有責任」來發展小王子對玫瑰的包容與愛。在性別平等教育的理想中，我們需要性別關係建立在更獨立自主、能自我修正的自我表達，能相互照顧



與支持的情感與性別關係，但是，很遺憾，而這些互為主體的關係並未出現在小王子的劇情裡。

家，是孩子第一間翻轉教室

我曾自豪孩子從小沒有機會養成看電視的習慣與興趣，受媒體影響的層面可能比一般孩子來得少些。然而，女兒一歲十個月時，我的教學、服務與研究工作壓力日增，且弟弟出生後，我從一個孩子的母乳媽媽，躍升為兩個孩子的母乳媽媽，大量勞心勞力身分

相交疊的處境，使我不得不把自己與女兒的親子時光拱手讓度一些給格林童話、安徒生童話及其相關的童話光碟。兩三個月後，我完成了博士論文，驀然回首，格林與安徒生童話強大的召喚力量，已經讓母親無法只用過往的模式與女兒相處。幾乎有一兩年的時間，女兒用她的畫筆畫下無數張她熟捻於心的故事情節。忙碌的母親穿梭於現實人生幾年只如南柯一夢，甦醒時，只見女兒筆下的招牌大頭妹的頭上增添了公主皇冠；小人兒開始穿上高跟鞋；

過去多樣的性別衣著裝扮也轉為長髮配蕾絲邊長裙。更令人迷惑的是，女兒哭泣的樣貌居然也可以從嚎啕大哭，轉為嗚嗚咽咽地輕聲抽泣。無可諱言，幼兒向世界學習的，是如此地全然。望著故事書裡頭受盡折磨默默垂淚、令人心生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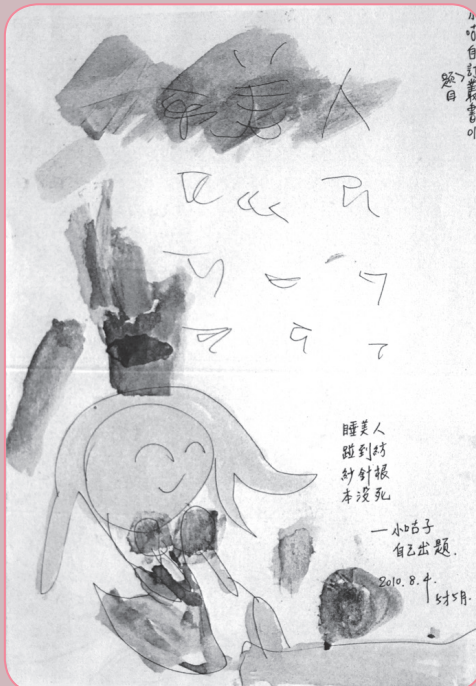
一百年後，睡美人變成一百一十八歲的老婆婆。王子看到公主，嚇了一跳。但他們還是結婚了，王子也變老了。原來，睡美人睡了一百年，也做了一百年的夢。醒來的時候，並沒有王子。因為王子根本不知道世界上有睡美人。
(徐希絮／圖，《一百年後的睡美人》，2010/7/7)



三、四歲之間，畫筆是小孩所有的語言，圖為拇指姑娘與火車。(徐希絮／圖)



四歲半左右的女兒一直一直畫個不停的，正是這類灰姑娘、白雪公主、睡美人等等以公主王子結婚為結局的傳統童話故事。連穿衣服也要穿跳起舞來會裙擺飛揚的「跳舞衣」或像新娘般的「新娘衣」。(徐希絮／圖)



五歲的小咕子自繪自編的第一本書，書名中「美人」二字是她自學的成果，其他字塗鴉代替，母親代寫於右下角。(徐希絮／圖，《睡美人碰到紡紗針根本沒死》，2010/8/4)



女兒筆下的招牌大頭妹，頭髮變長囉！(徐希絮／圖)



愛的「灰姑娘」躍入眼簾，恍然間，我只自覺是個失職的母親，旋思：博論或工作壓力真有那麼了不起嗎？幾本故事書，竟能導向如此巨大的轉變？

故事與多媒體趁虛而入，有時成為家裡的不速之客；它們帶來的不是排山倒海而來的海嘯土石流，對生活也沒有即刻的影響，但那種滲透人心的把戲卻酷似一種令人「愛上固著」的迷幻藥。儘管如此，我知道自己並非一無所有。大約在孩子分別三歲、五歲的時候，我終於找到叫做「時間」的魔杖，並決定從哪裡跌倒，就從哪裡站起來。在那樣的時刻，能把我從幽谷深淵拉把起來的不是別的，而是我的性別意識與滿腦袋鬼點子。生活依舊忙碌，但我偏愛抓緊親子玩樂的時間，端出幾張紙，陪著孩子摺好紙張，打上騎馬釘，開始天花亂墜地跟孩子玩起翻轉故事的遊戲。三、五歲的孩子哪個不是哲學家呢？討論的時光總是豐富而充滿啟發性的。沒有太久，女兒很快愛上改編傳統童話故事的提問與遊戲。她說：為什麼故事裡面的人都喜歡結婚？為什麼結婚都會生小孩？為什麼後母都

是壞人？後爸壞嗎？為什麼蘋果沒洗公主就吃掉？為什麼巫婆好多點子，公主都很笨？為什麼睡了一百年公主沒變成一百一十八歲？……

「媽！故事裡頭，好人都長得比較漂亮，壞人都長得比較醜。」這是女兒五歲時對母親的開示；「哈哈！男生是國家的國王，女生是男生的老婆。」這是兒子七歲時對母親的棒喝。幼兒受到較極少的汙染，他們吞吐性別理論的肌理，毫不教條。這些浮光掠影啟發著我，並使我醒覺：過去，我是太過用力地活著了，總要時時勤拂拭，才能勉力提昇自己的性別意識並困頓地思考如何與主流霸權者對話；然而，小孩子心靈乾淨，就是喜歡性別平等呀，何處惹塵埃。

看來，大人們不用過於擔心孩子在社會化的過程受到媒體或故事書的「汙染」，家，是孩子第一間翻轉教室。只要初具性別敏感度，且願意將心中更公平、合理的性別關係與孩子做一點對話實踐，無論是父母，或是幼兒的師長，每個人都有可能啟發幼兒，並受到幼兒的啟發。♥